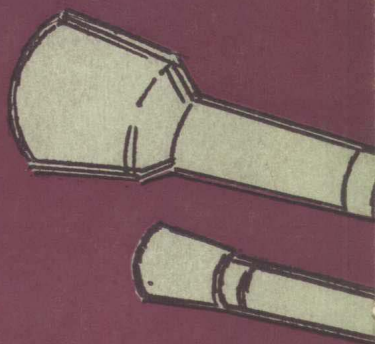


〔英〕丹尼斯·麦克希恩著

弗朗索瓦·密特朗传

一部政治史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弗朗索瓦·密特朗传

——（一部政治史诗）——

〔英〕丹尼斯·麦克希恩 著

章定昭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Denis MacShane
(原译: **François Mitterrand**
(**A Political Odyssey**))

Universe Books New York
根据美国纽约宇宙书屋1983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 丁 品

弗朗索瓦·密特朗传
——一部政治史诗
〔英〕丹尼斯·麦克希恩 著
章定昭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 8.25 字数: 205,000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900

书号: 17003·1054 定价: 1.30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法国现任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传记。介绍了密特朗的生平和政治观点，对法国社会党和法国的其他各主要政党的活动作了评述。

密特朗出生于1916年，毕业于巴黎大学文学院和法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是法国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战后成为职业政治家，40年来一直是法国政界的风云人物。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期间，密特朗历任要职，是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部长。此后由于政见方面的原因，他度过了23年的在野岁月。1971年，密特朗出任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1981年参加竞选，当选为法国总统。他在当政后吸收了法国共产党参加政府，并实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改革。这对于西欧各国的社会党和共产党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

本书材料主要来源于密特朗发表的著作和言论，对于了解密特朗和法国社会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前 言

这本介绍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书既不以材料全面无遗，也不以权威定论自居。本书的宗旨在于对主题人物以及法国社会党政府的出现作一平实浅近的介绍。

本书材料的主要来源是弗朗索瓦·密特朗本人所发表的著作和言论。密特朗共有十部著作：《在法兰西联邦的边境》（儒利亚图书出版公司，1953年版）；《法国的存在和退出》（普隆图书出版公司，1957年版）；《中国面临挑战》（儒利亚图书出版公司，1963年版）；《长期性政变》（普隆图书出版公司，1965年版）；《我所了解的真相》（法亚尔图书出版公司，1969年版）；《可行的社会主义》（瑟伊图书出版公司，1970年版）；《拳中的玫瑰》（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73年版）；《稻草和稻谷》（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75年版）；《蜜蜂和建筑师》（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78年版）；《此时此地》（法亚尔图书出版公司，1980年版）。另外还出版了两卷他的言论、文章和新闻报道的汇编：《政论文集》（法亚尔图书出版公司，1977年版）和《政论文集卷二》（法亚尔图书出版公司1981年版）。对于允许我引用他的著述的出版商们，我谨在此表示谢忱。

法国已经出版了好几本密特朗的传记。其中罗兰·凯罗尔的《弗朗索瓦·密特朗：1945至1967》（政治学国家基金会出版社，1968年版）对于了解密特朗的早期政治生涯来说，是一部不可或缺的作品。弗朗兹·奥利维埃·吉斯伯尔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或历史的诱惑》（瑟伊出版社，1978年版）的写法更加接近于新闻体，但也成功地全面介绍了密特朗其人。我这本粗浅的小书

YBA 35/08

对吉斯伯尔的作品颇多借鉴。最后，还有查理·莫兰的《密友密特朗》（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82年版）。作者是密特朗一家的密友。书中关于密特朗前半生的那一部分写得尤其出色。法国左翼所有老资格的政治家都曾撰写过一部或几部著作阐述他们个人的信念和政治主张。由于法国现行的出版法的要求，规模最小的书店也不得不出售最新的政治著述，而这种做法对于法国左翼上台执政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法国城镇的任何小型报刊销售点中，都可以看到陈列出售的密特朗、乔治·马歇、雷吉斯·德布雷依或让·埃伦斯坦的最新著述。英国和北美的做法与法国不同，有关左翼的政治理论、传记、纲领和新闻报道之类的书籍只在少数不出名而思想激进的书店中大量出售。而在法国，有关社会党的观点和活动的书籍却象西姆农的惊险小说一般容易购得。对此是要付出代价的。巴黎的出版界小心谨慎以及作家、学者、出版商、评论家和电视采访记者们搞小圈子往往是作茧自缚。正如雷吉斯·德布雷依在《教师、作家、名人：当代法国的知识分子》（韦尔索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看来，为了争取得到电视记者就一本书进行采访所付出的努力，要超过撰写该书本身所花费的心血。德布雷依在就法国左翼问题进行评论的作者中，属于受到采访和介绍最为经常的人之一（密特朗将他带进爱丽舍宫并任命他为拉丁美洲事务顾问后，他在电视上益发受到欢迎），所以他的评论是有根据的。但是从英国来的人看到法国左翼的书籍能够广为流传，质高量多，便会十分羡慕。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都拥有自己的出版社，而且出书甚多。法国的主要出版公司每年也都要出版一系列政治书籍。左翼和右翼两边的书都出。右翼的书籍也很多。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法兰西民主》（法亚尔出版社，1976年版）一书共售出200万册。右翼作家已经在集中攻击密特朗政府。法国政治书籍的出版速度之快，与英、美的传统做法也有很大的区别。在法国，一本书从交稿到出版可以只需要6周时间，而在英国或者美国，则需要9至18个月。这说明书籍

在法国有关时事问题的政治讨论中是起作用的。在多元化的民主制中，右翼观点在公众论坛中应享有自己的地位（即或不配享有地位，通常也能花钱买到）。但是社会党的言论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其观点同右翼比较，更为明确、更富于逻辑性和说服力，因而吸引力较大。在大多数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国家中，左翼思想是受到限制的，或是无从表达和发表，或是书籍的发行量受到限制。法国左翼虽然缺乏利用电视和广播的条件，但有利的是，他们有出版书刊的传统，1968年以后，这种传统对社会党思想的传播所起的促进作用尤为突出。

由于有关法国左翼的书籍和由左翼领导人撰写的书籍大量涌现，对有意就这个题目进行写作的人来说，事情就容易得多了。自从1945年以来，关于法国的政治情况也出版了一些极好的英文书籍。D·L·汉利、A·P·克尔和N·H·韦斯特所著的附有出色的书目的《当代法国：1945年以来的政治和社会》（鲁勒奇和克刚·保罗出版社，1979年版）以及文森特·赖特所著的《法国的政府和政治》（哈钦森出版社，1978年版）是两本很好的全面的介绍。P·M·威廉斯所著的《危机和妥协》（朗曼出版社，1964年版）一书对于第四共和国的介绍尤为精彩，他写的《法国的政治家和选举：1951—1969》（卡普出版社，1971年版）一书对密特朗1965年竞选总统和戴高乐在选民中拥有的优势都写得很出色。J·R·弗里亚斯所著《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任期中的法兰西》（乔治·艾伦—昂温出版社，1981年版）对1974年至1981年的一段时间写得既清晰，又公正。关于法国左翼，有R·W·约翰逊的《法国左翼的长征》（麦克米伦出版社，1981年），时间写到1980年，读来趣味盎然。这本书内容严肃，但写得充满激情。尼尔·纽金特和戴维·洛合著的《法国的左翼》（麦克米伦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写到1981年5月，对于希望了解法国左翼各派的机构和组织状况的人来说，是一本必读的书。

还有两本综合性的书籍也值得一读。约翰·阿德的《新法兰

西》(企鵝出版社, 1977年第三版)一書, 虽很少涉及政治問題, 但是对法国自1945年以来的变化情况有精彩的叙述。如要了解在此之前的时期, 要了解密特朗和法国左翼, 就必须追溯到19世纪。西奥多·蔡尔丁所著的《1848—1945的法兰西》(卡普出版社, 1973年版)堪称是关于法国的最优秀的英语著述之一。

显然, 许多材料是从法国报刊, 特别是《世界报》、《晨报》和《新观察家》杂志上搜集来的。但是英国的公众至少还应该感谢英国各家全国性大报派驻法国的记者们, 不承认这一事实是不公平的。在高级报纸和周刊上, 英国记者关于法国的报道是出类拔萃的。这支驻巴黎的记者队伍显然都是热爱国家的, 对这个国家他们时而温情脉脉, 时而又严厉苛刻, 作出了在英国新闻媒介中关于外国的最为杰出的报道。

有许多人曾经同我讨论过密特朗和法国左翼的问题, 或是读过本书的草稿。我要感谢拉伊拉·阿苏林、马克·库辛斯、纳迪亚·格斯特康、柯林·冈兹、米歇尔·勒梅尔、法布里斯·勒坎特莱克、大卫·洛、柯林·麦凯克、海伦·普尔、德勃拉·史密斯和琼·史密斯等人所作的评论和给予的帮助。还要感谢克里斯多弗·威尔逊, 他在普罗旺斯的仲夏的阳光下一边喝着基尔酒^①, 一边建议我写一本书, 以我对1981年5月法国社会党的胜利所怀抱的热情向不了解情况的人就密特朗和他的政治历史作些解释。

最后, 讲两句关于语言的问题。除去绝对不可避免的情况, 例如autogestion(这个词的字面含义是自行管理, 但也含有工人控制、社团参与、民主计划等概念, 无法用一个简单的英文词来表达), 我尽可能不用法文词汇。因此, 我所采用的英文表达方式有时会使研究或学习法语的人感到累赘和不满意。但是为了避免引用法文原文, 需要付出这样一个小小的代价。我以为, 法国政治十分重要, 影响所及远远超过了我们英国的那些有幸被称职

① 一种用白葡萄酒和黑茶薰子甜酒调制成的开胃酒。——译者

的法文教员灌输了法语基础知识的人们。因此，我试图把本书写得使那些甚至还不知être^①这一动词的变位情况的人都能够读来感到亲切。

出于同样的理由，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尽量避免法国人爱用缩写的习惯。我把政党的名称用英语全文译出。虽然这会使研究法国政治的人感到别扭，但我是有意这样处理的。如果你十分熟悉法文缩写词，在看书时能牢记它们所代表的含义，那末把法文缩写词直接搬过来也无不可。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法国政治的英文书中，作者开列了79个缩写词，准备在书的正文中使用。其中有十个词以字母U打头（UDF，UDR，UDSR，UEC，UFE，UGSD，UNEF，UNR，UNR—RP，URP）。这是一种把政治变成一个神秘领域的做法，其结果是只有那些熟悉缩写的人们才能迈入这一领域的大门。

1982年3月于巴黎——日内瓦

① 法文动词“是”，相当于英语中的动词to be，这个基本动词的用法是初学法语者必须掌握的。——译者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章 1981 年 5 月	(1)
第 二 章 在天主教的哺育下	(15)
第 三 章 抵抗运动领导人	(25)
第 四 章 最年轻的部长	(37)
第 五 章 殖民地问题	(49)
第 六 章 戴高乐当政	(61)
第 七 章 下野	(75)
第 八 章 总统候选人——1965 年	(88)
第 九 章 从胜利到灾难	(102)
第 十 章 社会党的诞生	(117)
第 十 一 章 共同纲领和左翼联盟	(131)
第 十 二 章 总统候选人——1974 年	(144)
第 十 三 章 德斯坦年代	(159)
第 十 四 章 同共产党的决裂	(175)
第 十 五 章 最后的在野岁月	(191)
第 十 六 章 总统候选人——1981 年	(206)
第 十 七 章 密特朗总统	(222)
附 录 弗朗索瓦·密特朗对法国的 110 条主张	(241)

第一章 1981年5月

你要么为剥削者服务，要么为被剥削者服务。

1981年5月10日傍晚，如果你身处巴黎，这就意味着你是法国历史上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日子的见证人。如同当代历史的许多场合一样，这一场合绝大部分也是在电视上展现的。在巴黎的一个工人阶级居住区内，我在一所小公寓的套房里同几位朋友一起观看电视。电视节目的各个频道都要等到晚上8时才能够宣布现任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和社会党的挑战者弗朗索瓦·密特朗竞选总统的结果。在巴黎，投票在晚上8时结束，在外省是在晚上6时结束。数百万张印有吉斯卡尔·德斯坦或者密特朗名字的灰白色的纸条正在计算之中。

电视台已经雇用了一批批计票员，将他们调查计算的结果输入电脑，一俟投票在巴黎结束，即可宣布选举结果，其精确程度达到了小数点后几位数字。人们普遍认为，当时法国的首席政治采访记者让-皮埃尔·埃尔卡巴赫是亲吉斯卡尔·德斯坦的。这一天，他在电视节目里一直讲到晚上8时，脸上始终神色自若。但是，当宣布谁将是下届法国总统的时刻到来时，他的嘴巴不由得显露出痛苦的表情。埃尔卡巴赫的面孔消失了，代之以电脑中贮存的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面孔。屏幕下方时断时续地显现出一段文字，说明他已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同我在一起的一群工人、知识分子和社会党的活动分子高兴得欢呼起来。密特朗的胜利使这些法国男女们感到由衷的欢乐。他们很少有人记得社会党政府曾在法国执政。他们大多在70年代曾

经为社会党的竞选活动进行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有的人是从别的政党转入社会党的。甚至那些自称不关心政治的人也因吉斯卡尔·德斯坦落选而感到高兴。

法国在对外宣传中精心为自己树立的形象是：尽管有能源危机，但仍然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协和式飞机和高速火车、文化、高级烹调艺术以及蓝色海岸的狂欢。但是，我的同伴们对这个23年来一直由保守派统治的国家并不是这样看的。如果你没有工作，那么，失业率的增长就会使你难以找到工作。如果你是一名工会积极分子，那么你就可能被解雇。如果你是一个外籍移民，那么就面临着警察的骚扰。如果你是大学生，你的大学也许会关闭。如果你是一名广播记者，那么有许多问题你都不能向政府部长提出。如果你是一个妇女，尽管有一些法律上的改革，你还是很难获得堕胎和避孕的便利。

如此这般的法国，同大多数杂志上所大力介绍的那个法国，同成千上万的度假者前来欣赏其自然美景时所看到的法国迥然不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经就不同国家的人民在80年代以何种态度看待其本国社会的问题进行过调查，结果表明，26%的法国人认为他们国家的社会是不公正的，而在英国持这种看法的人只占17%。更有意思的是，49%的法国人自视为平等主义者；而在英国，这类人只占18%。在英国或美国，身为移民、工会积极分子或失业者，其处境很可能同在法国大同小异。但是法国长期由右翼统治，政治又绝少更替变化，这就意味着在我的朋友们看来，密特朗的胜利将会以某种方式使这些问题得到纠正。

密特朗的胜利宣布以后，我登上地铁前往距国民议会仅一箭之遥的、漂亮的社会党总部。在庭院中搭起了帐篷，人们正在用香槟酒招待来宾。这一晚，那里人潮汹涌，兴高采烈。巴黎的群众在狭窄的前门外面欢唱，在里面，电视摄像机的灯光使这个暖热的夜晚热得令人难以忍受。党的领导人利奥内尔·若斯潘、洛朗·法比尤斯和加斯东·德费尔四处走动，面无表情地同人们握手，

试图发表一些有意义的谈话，但他们都对社会党最终获胜流露出惊诧的神情。在一个角落里，一架小型电视机不时地放映法国中部一个小旅馆外面的场面。这是位于密特朗的选区中心地带的希农堡的老莫尔旺旅馆。新任总统就是在那里等候宣布选举结果的。突然间，电视播放人中断了他们在巴黎播放室内的采访谈话，把镜头转向希农堡。64岁的密特朗在电视上出现了，他身材矮小而颇为粗壮，宣读了一篇简短的胜利演说。他内心必定十分激动，但脸上却不露声色。

我离开社会党总部以后，沿着圣·热尔曼大道朝前走。当我走近位于拉丁区中心地带的圣·米歇尔大道的交叉路口时，人群更加拥挤了。汽车鱼贯而行，按着喇叭，车上的乘客挥动着红色的玫瑰花束和旗子。他们越过塞纳河开往巴士底广场——自从1789年7月14日那个光辉的日子以来，凡是有意示威反对权威的人们全都汇集到这个伟大的地方来举行聚会。社会党人预见到密特朗会取胜，已经作好准备，前去巴士底广场组织庆祝活动。党的第一书记利奥内尔·若斯潘曾经号召支持密特朗的人们在宣布获胜以后、密特朗发表一系列广播谈话期间前往该地。这时候，人群正涌向广场。驾驶汽车前来的人由于车辆无法继续行进而把车停放下来，停放的汽车排成了三层。一向面孔铁板的巴黎警察露出了笑容，对这种大量违反交通规则的现象视若无睹。

巴士底广场内已是寸步难行。那里聚集了多少人？有多少人来过又离去了？50万？100万？简直无法计算。从附近的地铁站，从通往广场的各条大街上，人群川流不息地涌往广场。有的三三两两，有的排成长队，队伍前面打着社会党或者工会的旗帜。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歌唱家、演员、作家和政治家们向群众发表演说并且表演节目。在法国其他主要城市，也有类似的场面，只是规模略小一些。然而在巴黎的巴士底广场，大家如此隆重地共同欢庆政治上的成功，这对于在场的年轻人来说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经历。至于年长一些的，对他们来说，唯一足以与这

个场面相类比的情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黎解放以后所举行的庆祝活动。在他们看来，密特朗的胜利是法国的再一次解放。午夜过后几秒钟，巴黎遇到一场暴风雨的袭击，但是庆祝活动丝毫不受影响，而是通宵达旦继续举行。

世界其他各地的人们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发现吉斯卡尔·德斯坦的肖像消失了。外交官和记者们竞相用电传机发出他们对即将出任法国总统、而其任期至1988年才届满的这个人物的描述。简略的情况是尽人皆知的。30多年来，密特朗一直是一位政界的知名人物，关于他的剪报材料多得不可胜数。他曾是战时抵抗运动的一位领导人。他曾在第四共和国的11届政府内任职。他在1965年总统选举中与戴高乐对阵。自1971年以来，他任社会党领袖。他曾同法国共产党签署《共同纲领》并同他们以及左翼激进运动一起组成了左翼联盟。在1974年的总统选举和1978年的议会选举中，他都几乎获胜。

还可以补充一些细节。他结婚已近40年，婚后生活美满。两个儿子都已成年。他在巴黎和法国南部拥有住宅。1960年以前，他信奉天主教，但是到了1975年，他宣称不再信教。他是一位热情洋溢的乡下人。他的家里到处是书，他热爱本国的文学。这里我要引用一句另外一位搞政治的藏书家迈克尔·富特的话，“掌权的人没有时间读书；但不读书的人却不直掌权。”密特朗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已经出版了十本著作，市上出售他的厚厚的两卷演讲、文章和论文的集子。他曾多次前往佛罗伦萨进行研究工作，撰写梅迪齐亲王、那位伟大的洛伦索^①的传记。人们是否应当到文艺复兴的政治风格中去探索真实的密特朗呢？

乍一看，他的政治生涯肯定包含有马基雅维里^②所欣赏的那

① 洛伦索·德·梅迪齐（1448—1492），是佛罗伦萨统治家族中最为有名的人物。本人是诗人，对当时文艺界的杰出人士曾多方培养。——译者

② 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兼历史学家，善于玩弄权术。

——译者

种灵活与圆通的因素。在任第四共和国的部长时，他曾支持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而20年以后，他又以社会党领袖的身份乞灵于马克思，他是否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由于社会主义提供了一条通向权力的捷径才转而信奉这个主义呢？或许他一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具有法国式的共和民主观念，以后这种观念逐步加强，直到认为法国若要实现自己的箴言，成为一个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社会，那就必须经历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他对共产主义和法国共产党究竟持何态度？形成他的外交政策的较为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是他不断指责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待遇、俄国对阿富汗的入侵和克里姆林宫对东欧的控制，还是他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智利和希腊所起的作用和对华盛顿继续支持拉丁美洲独裁政权所进行的同样坚决的谴责？

关于密特朗，已经有三本用法文写的大部头传记和无数的传略。但对他的政治性格尚无定论。法国最富有经验的政治作家们在试图描绘他的个性时，经常使用的形容词是“谜一般的不可捉摸”。他被描绘为“病态似的腼腆”，却又具有“一种惊人的自己无法控制的自发冲动”。他常常因遭侮辱而受到伤害，但也能对别人进行最伤人的、残酷无情的政治攻击。据称，他有一种近乎“女性魅力”的政治上的诱惑力，而“他的冷酷刻薄也同样令人难以忍受”。一位观察家写道，“这个人是复杂的，并用自己的复杂性来保护自己。”

现在，他当上了总统。以往的朋友们与政治上的同事们可以随便接近的那个密特朗——他在咖啡馆里同选民谈话时，允许记者旁听——一去不复返了。社会党的领袖成了全法兰西的总统。现在，他的行动比言论更为重要。今后对他评价的标准将有别于过去。在本书中，我试图叙述密特朗的生活和政治活动，希望这样能为理解他在总统任期中如何行事和为何如此行事提供一些线索。此书只能是一个初步的介绍，因为我们必须等待几年以后才有可能对他在法国历史上的作用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要想充分

反映他在学识、文化素养和热爱乡村方面的丰富多采的个性，以及他大部分政治生涯中的戏剧性，就需要具有小说家的才能。巴尔扎克会把他写得栩栩如生，而在英国，则只有迪斯累里^①才能胜任刻画密特朗这个角色的任务，因为他是最为擅长描绘政治人物的英国作家。

人们通常把1968年视为战后法国左翼历史上的转折点，这是一种流行的看法。在5月的政治风暴中所爆发的激情，拉丁区那已经开裂的鹅卵石路面上吹过的革命之风，学生的标语所反映的兴高采烈的想象力，这一切对于政治评论家们——特别是法国以外的——来说都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关于1968年5月的书籍不计其数。但就我所接触到的情况来看，还未见到一本描绘1971年埃皮内代表大会的著作。而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形成了以密特朗为首的现代法国社会党。学生上街可以动摇一个政府。工人罢工会使政府心惊胆战，不得不作出让步或进行镇压。然而只有拥有广泛基础的政党才有可能通过民主制度的选举过程真正取代一个政府。这就是埃皮内大会和1981年社会党获胜之间的联系。与自发性相比较，组织机构是一种更加持久的政治工具。上街游行示威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赢得议会多数或总统职位则是不可或缺的。不过赢得多数选票本身不应当是目的。还必须制订出准备付诸实施的目标和政策，以实现人们入党为之奋斗的那些变革。密特朗坚持了1972年同共产党一起制定的那一整套社会主义政策。他到处公开地为这些政策辩护，他给人的印象是，这些政策并非一纸空文，一旦他上了台，便会将它们抛弃或大打折扣。所有西方民主国家的社会党人正企图通过选举夺取政权，并在取得政权后拟订他们所要实施的政策，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近年来密特朗、法国社会党和左翼的历史就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书对法国政

^① 迪斯累里（1804—1881），英国保守党领袖、曾任首相，也是政治小说家。

治，特别是法国左翼只作了一般性的（也许是过于简单化的）介绍，对密特朗的生涯就是以此为背景来加以描述的。

“左翼”这个政治形容词起源于法国。1789年革命后几个星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一次辩论中，那些主张国王应当具有强大的力量并且拥有否决法律的权力的议员坐在会议主席的右侧，而主张国会应当拥有强大的权力足以控制和监督行政部门的议员则坐在左侧。就这样，左翼和右翼的说法诞生了，这个政治术语已经传到远离法国的地方。在法国革命史中，我们还看到，有许多矛盾仍然有待今天法国的和其他地方的左翼去解决：既要保证个人自由又需要有效地运用国家权力；既要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又要对其他国土上的民族具有号召力；既要通过法律支持革命斗争，又要有革命精神，构筑街垒和采取直接行动。

马克思和列宁的许多政治范畴和范例都来源于法国左翼的历史，他们的著作中充满着关于波拿巴主义、热月和巴黎公社的叙述。全世界的社会党人都被法国左翼的历史所吸引——尽管往往是不自觉的。权势集团的人物经常说，“左翼”一词不过是一种修辞手段，我们不应谈论一种社会主义或一种左翼，而应当谈论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和左翼。19世纪伟大的法国政治家阿道夫·梯也尔^①虽然是一位忠贞不渝的共和派，但却认为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体现，他在一生的最后一年，即1877年曾说过，“我们不再谈论社会主义了，这是一件好事。我们摆脱了社会主义。”恐怕很少有人走得象他那么远了。

1976年，当时任法国总统的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他的著作《法国的民主制》一书中声称，一共有四个法国，而不是两个。密特朗倾向于把他的国家划分为“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两大营垒的说法。另外一些人则把宗教或地区视为理解法国各种政治观点的更

^① 梯也尔（1797—1877），法国右翼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曾任总统，是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译者